

主持人语:

文学典籍不仅承载着中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着中国的文艺、美学、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典籍的翻译在内容和形式上应重视源语文本。然而,我们在文化外译时较少注意到我们翻译活动几乎已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自觉,甚至忘记了守土有责的起码担当。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文本选择的不自觉。只要是国外认为好的、获奖的作品,我们大都依样引进;其次,在英译汉中主张尽量以原作为基础,认为汉语可以包容和接受英美文化,而在汉译英中,则主张以译入语为主,用译入语来表达源语言,从而避免文化冲突;第三是受众意识的双重标准。由于西方文化的浸入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中国许多译者过度倾向西方价值观,过于认同西方文化,认为让外国观众和读者接受和理解是头等大事,而将英语文学译入时则较少考虑中国读者和观众。此外,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知和不自觉也会直接影响学者对本民族文献、研究资料的不自信,也就很难提出本民族特有的理论和理念。中国文学文化到底怎样才能真正走出去,应该采用怎样的措施和策略,应该采用哪些战略战术?这正是我们组织这期“中国文化走出去”专栏的初衷和主旨。这组论文共四篇,四位从事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的博士生导师从各自的视角出发积极参与讨论,各抒己见,表达了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热切期盼和拳拳之心。中国文学走出去,是要首先考虑优秀的文学作品要优先走出去,但绝不是要改头换面:曲意逢迎、削足适履、委曲求全或适合西方人的价值观。我们首先要推出那些有文化自觉和创作自觉的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总之,正是葛浩文、白睿文等汉学家们的“信”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有文化自信和创作自觉的莫言等中国作家,使他们的作品成功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但这给我们的又一重要启示是,从翻译到创作再到批评都应多几分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觉,都应该有起码的文化担当和家国情怀。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梦想总能实现!

——朱振武

母语者还是外语者: 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译者资格之争 ——兼谈高校英语教师的能力转型

王建开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当前,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讨论涉及到译者资格的重要问题。有意见认为,英语母语者有语言优势,应由他们担任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之责。对此,本文分析了中外译者各自的长短,指出中国译者具有在语言理解和文化把握上的双重优势。并且,目前文学英译的大规模实施不仅要求数量庞大的译者加入,还需国家机构的资助和组织,这些是中国译者的独特环境,也是汉学家所不具备的。高校英语教师是丰富的译者资源,应发挥他们的专业能力,要从英译汉转到汉译英方向上来,为文学走出去的事业出力,为国家战略的需要服务。

关键词:中国文学英译;母语译者短板;中国译者优势;英语教师转型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6)03-0080-09

The Native or the Non-Native: the Translators' Qualification for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 Discussion of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of English Turning to C/E Translation

WANG Jiankai

Abstract: In the on-going discus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abroad, there is the kernel issue of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One opinion holds that the English-speaking translators are preferable to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as they use English better as native speakers. Therefore, they are more qualified for the task of spreading Chinese literature to overseas readers. On this issue, the present thesis analyzes bot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wo groups of translators, pointing out the double advantages possessed by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in their mastery of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Moreover, the large-scale project of introducing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orld requires large numbers of translators who can

only be found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y enjoy the state financial support and organization while such working conditions are not available to the native-speaker translators. Talking of the translators in question,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of English in China provide rich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project of Chinese literature going abroad. And by making full use of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they should shift their focus from E/C translation to C/E translation. In doing so they will be able to contribute more to the Project of Dissemin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erve the need of the state cultural strategy.

Key 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disadvantage of English translators; advantage of Chinese translators; teachers of English shifting to more C/E translation

0 引言

随着文化和文学走出去成为国家战略,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以下简称“文学英译”)的势头日益强劲,出版和对外推广迅速加快。同时,英译研究也逐渐向学科化发展,研究队伍扩大,探讨的话题也日渐深入。其发展又反过来为文学英译提供了方法借鉴,对改善传播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英译研究是走出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在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出去的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关于接受效果的讨论,即海外读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读文学英译。在诸多的影响因素中,英译本的语言质量占有重要地位,因其直接影响到阅读的流畅性和译者的阅读意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来从事文学英译?”是英语母语者还是中国译者?这个问题一直受到官方机构、出版界和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迄今为止,在理论上有两种意见,在实践方面亦存在两种倾向。本文以此两种现象的历史情形出发,考察目前为止英译实践的情况,分析母语者和中国译者各自的长短。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主要依靠中国译者并指出理由,同时建议我国英语和翻译教师应当转向,为中国文学英译的国家战略做出贡献。本文希冀以此对相关研究提供一点借鉴。

1 历史议论

历史上的翻译活动从一开始就包括译入与译出,由于多数情况下译者的双语水平难以达到同等程度,要么是母语强于外语,要么相反,因此哪一种情形的人更适合作为译者就成为人们的关注的问题。

与任何问题的讨论一样,前人对此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择其要者而述之,有议论认为可以容忍外语欠缺。例如英国诗人德莱登,他强调译者须精通双语,但又说如果允许译者的一门语言能力稍有欠缺,可以是外语(Dryden, 1992: 30)。这大概源自他在诗歌翻译实践中的体会:舍弃形式求意义,这也是人类最早的商业活动对于翻译服务的基本要求(强调达意)。

在长期的实践历史中,这样的认识得到普遍认

可(译者一般是母语强于外语,因而更适合译入)。进入20世纪,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此种情形的行业规定逐渐形成,其中重要的几个简述如下。其一,《翻译工作者宪章》(*The Translator's Charter*)于1963年9月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召开的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即国内通称的“国际译联”)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1994年7月9日于奥斯陆修订),其中“第一章翻译工作者的义务”之“6. 翻译工作者应通晓原文,更重要的是要精通用来进行翻译的语言”(王承时, 1985: 41-43)。

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届会议于1976年11月22日通过的《内罗华宣言》(又名“内罗毕倡议”),全称为《关于翻译工作者和翻译作品的法律保护以及改善翻译工作者地位的实际方法的建议书》,其中第五章第14条“d. 翻译工作者应尽可能从外语译到自己的母语,或译到一种掌握得与母语一样好的语言中”(裘克安, 1984: 43)①。

不仅国际组织有统一的规约,有些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条规。例如《英国翻译协会职业道德准则手册》(*The 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of the Translators' Guild of Great Britain*)第四条(Article 4.1)这样规定“译者所使用的译入语必须是自己具备其母语知识的语言(个别情况下也可包括第二语言)这里的‘母语知识’是指语言表达和书写达到一定流利程度,思维表述在结构、语法和地道程度方面达到正确无误的能力。”(英文引自Baker, 2011: 68; 中译文见黄立波, 2011: 96-101; 参看马士奎, 2012)。

2 文学英译的英语母语译者

上述国际机构及个别国家制定的规约提倡译

① 全文见 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13089&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此宣言的相关翻译信息参见Mona Baker主编的*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Lonsdale, A. B的(Direction of Translation),有关引用见Rene Haeseryn,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 and its Role in the Arab Worl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参看余学勇(2010: 119)。

入语母语者优先,是来自于实践的总结。例如,汉学家(本文专指海外文学英译的学者)。在把中国文学作品译为英语时,他们凭借母语者的有力地位,译文流畅(其中不乏文笔优美之作),有些被接纳进本国文学,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产生了长期影响。这一漫长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学(主要是古典诗词)在海外的经典化过程,成为西方的学术研究传统(钟玲 2010: 41-52)。

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翻译的中国古诗在国外享有很高声誉,译文长期被选入各种英美文学丛书、选集和文库。例如《盛世英语诗歌丛书》第二辑第七本(*The Augustan Books of English Poetry*, Second Series Number Seven, London: 1927)、《现代英国诗选评》(*Modern British Poetry: A Critical Anthology*, New York: 1930)、《牛津现代诗选 1892—1935》(*The 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 1892-1935*, Oxford: 1936)、《1938 年度诗选》(*The Year's Poetry 1938*, London: 1938)、《大西洋英美诗选》(*The Atlantic Book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try*, Boston: 1958)、《企鹅当代诗集 1918—60》(*The Penguin book of contemporary verse 1918-60*, Middlesex, England: 1962)、《现代诗章: 英、法、美百部诗集, 1880—1950》(*The Modern Movement: 100 Key Books From England, France, and America, 1880-1950*, London: 1965)等(程章灿, 2007: 31-45)、《牛津战争诗选》(*The Oxford Book of War Poetry*, Oxford: 1984)。另有庞德英译的李白《长干行》(*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 多次入选《诺顿美国文学集》等权威文学读本(张保红, 2012: 77-81), 也入选了给学生阅读的《文学: 150 篇小说、诗歌、戏剧名作》, 该书编者声称“本书刻意收集经典作品, 反映和确认英语国家文学史和文学传统的财富……更进一步的目的是展示英语国家文学声音的真实多样性, 例如, 给予女性和族裔作家的作品以足够的表达。”(Lawn, 1991: iii-iv)

入选条件严格的“企鹅现代经典丛书”迄今已收入中国文学英译作品 15 种(Penguin Group, 2011: 5-35), 主要是古典诗词和小说名著的英译本(分析见王建开 b 2014: 49-54), 如《论语》《〈大学〉和〈中庸〉》《孙子兵法》《李白杜甫诗选》《浮生六记》《红楼梦》《西游记》《围城》等(见 www.penguinclassics.co.uk)。

入选的原因主要还是英译文的文笔优美(这是不言而喻的)能与英语诗歌比肩。

Cyril Connolly 将韦利的译诗收入他编辑的英语文学作品集, 因为韦利英译的中国诗歌当然能够被视作对英语诗歌的独特贡献(Connolly, 1965: 7)。英国诗人沃尔夫更直截了当地说, 应该把韦利

的英译汉诗“看成是一个二十世纪的英国人创作的作品, 并以此为基点来评判它们”(Wolfe, 1927, iii)。另有霍克斯的评论, 认为韦利英译的《西游记》和《源氏物语》“两者都有可能在英国文学中保留永久的一席, 可与伯纳斯、德莱顿等人的翻译作品占据的地位相媲美”(Hawkes, 1966: 146; 中译文见陈惠 2012: vii)。

另有王红公英译的 14 首中国诗歌入选 *Naked Poetry: Recent American Poetry in Open Forms* (edited by Stephen Berg, Bobbs-Merrill, 1969), 该书收入的作品主要来自 19 位美国诗人, 包括重要的诗人如 Theodore Roethke、约翰·贝里曼、罗伯特·洛威尔、莫文、赖特、史奈德、普拉丝等(钟玲 2003: 34-36)。译者在“前言”中声言, 他译诗是要传达原诗的精神, 使译诗成为地道的英语诗歌(Rexroth, 1965: XI)。另外, 美国现代女诗人卡路琳·凯惹(Carolyn Ashley Kizer)模拟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子夜歌”的拟作(1965)以及史奈德译的寒山诗也都进入了美国文学的选集。

由于英译实践历史上母语译者的突出例子, 有议论一概而论地认为, 中国文学英译要由英语母语者来做。英国汉学家 W. J. F. Jenner、马悦然等即持此观点(马士奎 2007: 229)。另一个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有英译本《晚唐诗选》(*Poems of the Late T'ang*,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 C. Graham,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5), 其前言《论中国诗的翻译》直言中译英的翻译不能依赖中国人: “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 因为按照一般规律, 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 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 这一规律很少例外。”对于此说, 有中国学者加以驳斥。

目前国内也有这样的倾向, 如《路灯》(*Pathlight*, 《人民文学》英文版)在翻译上主要依靠母语是英语的外籍翻译家(胡军 2011)。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2015 年推出翻译出版促进计划(Shanghai Translation Grant), 申请条件之一即“译者为外籍人士或长期居住在海外的人士, 熟悉中国文化, 在目标市场正式出版过目标语种的著译作品, 具备把中文作品翻译成目标语言的能力和热情”(施晨露, 2015: T16)。客观地说, 这么做有其优点, 局部实施也是可行的。若凡是文学英译都委托给母语者, 恐怕不现实。

3 汉学家误读: 外语及文化劣势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 有利就有弊。以上说到汉学家的英译成就, 同时也难免有失误。正如前文所说, 译者经常是母语好过外语, 汉学家亦如此, 因中

文水平所限,为望文生义所误。而这些误读在中国学者的英译里很少出现。

陶渊明《责子》:“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韦利译为: A-shu is eighteen: /For laziness there is none like him. (Waley, 1919/1941: 84) 因不知“二八”即16岁,译者按自己的理解译为18岁,导致失误(林以亮,1984: 212)。中国学者的译文,“My eldest son already is twice eight, /For laziness none can be his compeers”(许渊冲,1992: 171)是正解。

苏轼《前赤壁赋》:“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英国译者李高洁不知“苏子”即苏轼,将其拆解译为“the son of Su”(Clark, 1931),受中国学者诟病(吴世昌,1932: 8; Dzien Tsoong-su [钱锺书], 1932: 78)。

李白《长干行》诗云“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庞德的译文: At sixteen you departed, /Forever and forever, and forever. /You went into far Ku-to-Yen, by 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 /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 /The monkeys make sorrowful noise overhead. (Ezra Pound, “The River-Merchant’s Wife”) 滟滪堆是长江瞿塘峡口的一堆礁石(1958年整理河道时已炸平)，“五月不可触”是指阴历五月份此处水急滩险,不可接近,庞德解为“你已走了五个月”(无法触及),望文生义(付浩,2001: 306)。不过,庞德不识汉语,借助别人的解释译诗,更多是再创作而非译作,似情有可原。

另有《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柯立瑞的译文: Give me a few more years, so that I will have studied the Book of Changes for fifty years, and I may eliminate major errors. (Cleary, 1992) 假如将其回译成中文,大意是“再过几年,我学《易经》就满五十年了,可以避免犯大错。”孔子学《易经》学了近五十年?原文并不是此意(崔永禄,2001: 235)。请看中国学者的译文: Confucius said, “If several years were added to my life, I would study the Book of Changes at fifty and then I would make no serious mistakes.”(王福林译)这是正解。^①

李清照《鹧鸪天》诗句“莫负东篱菊蕊黄”,美国汉学家王红公译文: I refuse to be burdened/By the yellowing heart/Of the chrysanthemum/Along the wall. (“Quail Sky”, Rexroth, 1965: 95) 此处的“负”是“辜负”“错过”之意,译者误解为“负担”(郦青,2009: 108)。据译者自陈,他当时手边没有宋代诗词的中文原文,是从法译本转译的(Rexroth, 1965: XI)。

《水浒传》第二回“史进、陈达两个斗了多时,

史进卖个破绽,……”英国登特-扬父子的译文: The two fought for several hours. Finally Shi Jin sold some damaged goods! (Dent-Young, 2014) “卖个破绽”的译文意思成了“出售了一些损坏的物品”,全然不对(温秀颖,2012: 69)。不过,也不排除译者的直译是有意误读。上海外教社当初引进登特-扬父子的英译本,编辑审读1—4册时每词每句核对,每册都发现百余处问题,第5册中更有200余处,其中大部分为理解问题。所以编辑说:外译汉作品不要迷信国外作者,国外作者语感好,但在理解汉语上往往出现偏差(孙玉,2011: 116)。

4 中国译者的双语及源语文化优势

除了语言理解有不到位的情况,汉学家有时还不明了中文作品的深刻含义,而这正是中国译者的胜出之处。例如,汉学家不了解汉诗不以人称入诗的传统,进而失误。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霍克斯译文: “The flowers shed tears of grief for the troubled times, and the birds seem startled, as if with the anguish of separation. (Hawkes, 1987: 48) Witter Bynner 译文亦如此: ... Where petals have been shed like tears/And lonely birds have sung their grief.”殊不知此处的主语是未出现的诗人,见到花和鸟触景生情而落泪,“泪为诗人之泪,心亦诗人之心”(吕叔湘,1980“序”2)^②。

老舍《离婚》有两个英译本,伊·文金译本(Divorce, translated by Evan King)在方言的处理上明显失误“就得狗着点他”(意为“就得巴结他点”): “I’ll have to sniff him out a little, like one dog sniffs out another.” “苦核儿”(比喻“苦命人”): “When the fruit’s all eaten, there’s never anything left for me but the stone.” “有一腿”(有勾搭: “he had one foot in at the door” “光鸭子”(赤脚: “as bare as duck’s”) “打水漂儿”(白费了: “it throne into the river just so somebody could watch the splashes it sank.”)(回译: 扔到河里,看到它沉入水中所溅起的浪花。)另一个是华裔学者郭镜秋译本

^① 另据考辨,“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解为“还想再活五年或十年,对于学问更加深造。”(王培军《“五十以学易”》,《文汇报》2015年12月18日第11版)

^② 近年来有观点认为此诗“花”和“鸟”也可作主语,见《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3页),也有中国学者照此英译(许渊冲,1992: 255)。更有意见认为“花溅泪”“鸟惊心”之外,诗人更加伤感落泪(傅德岷、卢晋主编《唐诗鉴赏辞典》,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235页)。详见《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揭晓》,《中国翻译》2014年第5期。北京新世界出版社(New World Press)于2012年出版了Chinese Literature,何建明主编。

(*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 translated by Helena Kuo), 没有这些误解(钱念孙, 1989: 88)。

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文化也有隔膜。《北京人: 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张辛欣、桑晔编辑, 1987) 有一篇《漂亮的三丫头》, 英译本(“The Pretty Third Daughter”, translated by Delia Davin and Chen Lingfang) 对涉及历史和文化特色的表达把握不准: 公私合营的“资方经理”: a joint state-private company with him as the manager(“资方”没有译出, 应为“a joint state-private company with him as the manager representing the private side”); “贪污公款”简化为“corruption”(模糊, 应译“lining one’s pocket”); “介绍对象”: introduced(直译不确, 应译“introduced somebody to me as a fiancé”); “全体同学都是下乡想插队”: All of us went to work in the countryside(语气不当, 应译“All the students were sent to settle in the countryside”); “有后门”: The ones who could pull strings(无特色, 可译“Those who had ‘the back door’ and remained in the city through connections”); “现大眼”(丢人现眼): show me up(语气不够, 可译“expose me to extreme embarrassment”); “有本事”: showing off(笼统, 可译为“boast one’s capability of getting things done”)。

5 合作翻译

中外译者各有长短, 于是人们自然想到了合作 相互取长补短, 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早期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的合作翻译(徐光启与利玛窦), 1930—1950年代的多个文学英译集都是与中国作家及译者合作的硕果: 斯诺《活的中国》(*Living China*, 1936)、伊罗生《草鞋脚》(*Straw Sandals: Chinese Short Stories: 1918—1933*, 1974)。白英(Robert Payne)与闻一多合作《当代中国诗选》(*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London: Routledge, 1947), 他还与袁家骅、杨周翰等合作了英译本《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London/ New York: N. Carrington, 1946)。

老舍在美国期间与郭镜秋(Hellena Kuo)合作英译《离婚》(*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 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 1948), 又与蒲爱德(Ida Pruitt)合作完成《四世同堂》的英译(*The Yellow Storm*, Harcourt and Brace Co., 1951)。

新中国建立后留下的一批外籍专家服务于国家各个外宣部门、报刊和电台, 与中国翻译专家一起工作。如20世纪80年代杜博妮受聘在外文出版社工作(McDougall, 2011: Part1, Chapters 2 3 4, 参看覃江华等, 2012), 葛浩文与英文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的合作。最近的例子可见

《路灯》(*Pathlight*, 《人民文学》英文版)以及“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 聘请海外译者的同时也聘请国内翻译家(张健等, 2012: 115)。另有“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 共计英、法、西、俄、阿5个语种的37篇译作获得一、二、三等奖, 35篇译作获得提名奖。获奖作品中, 中外合译作品占25%。

海外汉学家亦然, 其文学英译或研究中国甚至文学创作的成就是与他们的中国配偶直接配合的 共同产物, 如马悦然(Nils Goran David Malmqvist)、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顾彬(Wolfgang Kubin)、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李雯洁, 2012: B01)。

6 文学英译须靠我们自己

然而, 合作翻译虽好, 从现实出发, 文学英译只能主要依靠国内译者, 这在一些学者中逐渐形成了共识(吴钧陶, 1991: 6-10; 潘文国, 2004: 40-43; 马士奎, 2012: 20-25; 谢天振, 2014: 1-10)。

在对待文学英译传播的译者问题上, 有一种倾向是一味侧重语言的因素, 过分强调中国译者不如英语母语者, 实不可取, 因为不符合中外译者各有长短的基本事实。从实际情况来看, 中国译者的译本远非不忍卒读, 母语译者的译本也并非无懈可击。多年来, 中国学者在文学英译方面有突出的建树, 许渊冲便是例证。由于卓越的英译成就, 2014年他连续获得“国际汉学翻译大雅奖”(鲁文恭, 2014: 2)和国际译联颁发的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首次亚洲人获奖)(刘文嘉, 2014: 7)。

另从读者的角度看, 也是如此。以学术界热议的《红楼梦》霍译本与杨译本为例, 长期以来的说法是前者胜过后者, 并推而广之认定这是英语世界接受《红楼梦》的普遍情况, 不免以偏概全。更多的研究表明, 由于霍译本的添译、漏译和改译, 导致对原文的忠实度下降, 在海外也开始失去一部分原有专业同行的支持, 研究者更看重可靠的译本以供研究使用, 他们有可能选择更为忠实的杨、戴译本或直接利用曹雪芹原作。而教育程度不高、极少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普通读者认为霍克斯的英译本繁复与冗长, 更喜欢阅读《红楼梦》的节译(如王际真节译本), 因为他们读《红楼梦》不过是出于休闲与好奇(王丽耘, 2012: 207, 215-216)。另有对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抽样调查表明, 霍译本存在冗长不畅的译句, 受调查的大学生(英语母语者)的反馈显示, 《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可接受性不存在本

质区别(刘朝晖 2014: 87)。作为间接证实,李欧梵(Leo, 1985: 565)曾对“熊猫丛书”中较为普遍的删节现象表示不满说“对于学术型读者来说,严重删节过的译本会产生一种对原作片面的且往往错误的印象。……当译者随意改动较长的作品,比如传统小说或现在和短篇小说一样受人们欢迎的中篇小说时,艺术的完整性将不可避免地收到损失。”

对于海外普通读者来说,接受文学英译的因素或阅读意愿有时并不取决于译本的语言,更多的是内容。相当一些西方大众读者阅读中国当代小说的目的是想了解中国的现实社会,他们被文学英译的题材、情节等吸引,即使翻译质量有欠缺也照样阅读(McDougall, 1991: 38)。曾有美国读者这样评论“熊猫丛书”之一的《七位当代中国女作家作品选》(*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1982):“本书大多数作品的主题仍然还原到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所面临的问题上。……能被此类书籍所吸引的读者大概会原谅这些小说在艺术上的缺陷(以及翻译上偶尔出现的滞拗之处),因为这些小说能够增加人们对妇女在今日中国的地位的了解。”(琳达, 1984: 18)。华裔作家裘小龙和哈金也是极好的例子,二者创作的英语小说在美国很受欢迎,已出版多部畅销作品并获得各种国际奖项。他们的成功主要不是因为其语言地道(非母语写作)而是内容好看。哈金(金雪飞)2014年当选美国艺术文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院士,他认为“以为语言是最重要的,是才华的标志,甚至以为,写小说的过程就是跟语言搏斗,这是偏误的说法。经验丰富的小说家一定会强调内容比语言更重要,作家的才华更表现在有东西说,而且说得有意思,有见解。”(哈金, 2016: 20)联想到英国作家狄更斯亦如此,语言不是他的小说吸引人的最主要因素,故事才是。

再回到中国译者,他们的英译本远不至于读不下去,其译文总体上准确,质量可靠(胡志挥, 2003),顶多是地道程度不如英语母语者而已,这一点不应被过度放大。其实,即使是中国英语也并非一无是处,更不是毫不可取,其独有的特点反而可以推动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的发展(傅惠生, 2012: 23-29; 潘文国, 2004: 40-43)。中国英语还可以让英语读者间接(通过译文)领略到中国文字的独特,这也是文化(思维方式)传播的一部分。

文学走出去要靠我们自己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是国内译者的人数优势,能胜任文学英译的中国译者人数远远多于汉学家,这是文学走出去的规模所必需的。

由我们自己发起的文学英译工程规模庞大,需要大量人力资源,只能依靠国内力量。英文期刊

《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1951年起至2001年停刊的50年间出版了590期,介绍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部(徐慎贵, 2007: 46-49)。另据《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1980—2009年的30年间,国内翻译成各个外语语种出版的图书累计9763种。其中,中国文学类993种,另有中国文化艺术类1347种,语言文字类493种(李子木, 2012: 1)。再看近一二十年来出版的各种大型英译工程,一套丛书动辄就有几十、上百部,且持续时间长、需要的人力和物力,只有在国家相关机构来组织和资助方能完成。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汉办、中国作协等国家机构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名义、通过设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学名著翻译工程”,资助了一批国内大型英译工程。1995年立项的“大中华文库”至2011年出版了110种英汉对照本(陈香, 2011: 1, 6)。“熊猫丛书”在1981年至2000年期间共计出版英文图书130种、法文图书66种、日文图书1种、德文图书1种及中、英、法、日四文种对照版1种(徐慎贵, 2005: 19-21),这些译者大多是中国的外语专业人士(李朝全, 2007: 3)。中国作协2006年启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13年又启动“中国当代作品对外翻译”工程,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中国译者还有出版优势,国内有专门的文学英译出版机构如外文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五洲传播出版社、海豚出版社等,仅外文出版社一家,1949至1980年的30多年期间向国外介绍了390多部英、法等语种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廖旭和, 1987: 48)。“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14年资助的“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和“中国文学名著系列”(多语种)包括国内88家出版社的256个项目、418个品种。

如此大规模的外译仅靠海外为数不多的汉学家显然不行。五洲传播出版社(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每年推出300余种外译书,虽有汉学家参加,但由于海外达到相当水准的汉学家有限,需进一步吸纳汉学家资源(刘海颖, 2014: 6)。若是扩大到中国文化的外译,由于对中国文化有足够了解的外国译者少之又少,依靠他们来对外传播可说是天方夜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外译亦然,能胜任的外国人士更加有限。

海外汉学家翻译中国文学名著往往精益求精,霍克斯为翻译《红楼梦》不惜辞去教授职务,前80回5卷英译本从1973到1986出齐,用了10多年时间(整个过程均有中文笔记)。芮效卫耗费40年译出《金瓶梅》(分为5卷),仅第2卷就用了8年时间,可谓精雕细琢(有4400个尾注)。葛浩文倾尽

几十年时间,也只翻译了40多部中国文学作品。照这样的速度,不知何时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不可否认,近年来海外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汉学家群体在增大,如“纸托邦”(Paper-republic, www.paperrepublic.com),但人数仍有限,也缺乏充分资助。

7 高校英语教师的汉译英转型

而在国内,能够胜任文学英译者不仅有翻译机构的专职笔译工作者,更有高校教师这一强大群体,他们一直在承担国家英译工程。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实施“国剧海外传播工程”,采用中国翻译工作者(各高校英语院系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要译员、中国戏曲界专家为顾问、国内外语言专家为校稿者的模式进行。“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共10卷,由北师大文学院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共同承担(国家汉办资助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项目),2009年开始实施。2012年,清华大学主持的6卷本英文版“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重点项目及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启动。2014年12月,教育部发函委托北京外国语大学承担“中华思想术语传播工程”英译,第一辑已面世(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编委会编汉英对照《中华思想文化术语1》(*Key Concepts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北京外研社2015年6月)。南京师范大学专门成立“江苏文学翻译与研究中心”承接英文期刊《中华人文》(*Chinese Arts and Letters*),向海外推介中国及江苏当代文学优秀成果(2014年4月创刊)。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接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委托,实施“翻译文库”(“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的子项目)7部作品的英译。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科(苏州大学典籍翻译研究中心)以中国典籍英译及研究为特色,先后承担国家出版总署重大出版计划“大中华文库”近20项,主持或参与中国政府“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翻译和研究项目12项,汪榕培、王宏等的英译本入选“大中华文库”。其中《梦溪笔谈》(王宏、赵峥译)和《明清小品文》(王宏、张顺生译)在国内出版,之后又在英国出版:(1) *Brush Talks from Dream Brook*, translated by Wang Hong and Zhao Zheng, Paths International Ltd., 2011; (2) *The Short Essay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ranslated by Wang Hong and Zhang Shunsheng, Paths International Ltd., 2013。“海派文化丛书”由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和文汇出版社推出中文版33册,从中挑选出12本组成英文版项目(Shanghai Culture Series English Project),执行人为上海外国语大学,

首批四本《上海女人》《上海先生》《上海人吃相》及《上海建筑》)至2014年3月基本完成。另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外译中心”、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典籍英译研究所联合浙江省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组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团队”,旨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从高校英语教师群体的数量和应起到的作用来看,他们在文学英译方面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大幅提升。

我国百年来的译入传统,培养了一大批双语皆优的学者和译者,多聚集在高校,其中尤以英语师资为众。新中国成立后英语教育逐步普及,改革开放后大学英语迅速铺开并不断加强,使得我国的英语师资和高水平人员众多。目前在本科层次上设立英语专业的高校数量近千所,《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的506种本科专业显示,共计903所中国本科院校开设了英语专业,占我国本科高校总数的77.4%(李菁莹,2013:3)。这其中,翻译一直是重要部分,建国后高校英语专业长期使用的许国璋、俞大纲、徐燕谋主编的《英语》8册,都有翻译英汉/汉英翻译练习。此外,2006年开设了本科层次的翻译专业,招收此专业的高校数量已达230所,另有293所高校开设商务英语专业,共同构成英语类专业。设立英语专业硕士点、博士点的高校数量亦很客观,另有2007年开办的翻译专业硕士(MTI),招收的高校已达206所。随之而来的是英语及翻译师资队伍的强大,其中不少人出版过译作,他们完全可以从事文学英译,是有待挖掘的丰富资源,不必老是盯着国外。

但是存在一个转型的问题。中国是翻译大国,但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翻译方向一直是一边倒的译入,而译出则很少,极不相称。这样的历史背景造成了一个传统,即高校英语及翻译教师长期注重英译汉。不仅翻译成果如此,翻译课程的内容、翻译教材的材料和练习都是英译汉居多,一代代传承至今。结果,到了需要英译人才的时候才发现人手欠缺,并且以此作为外译需要汉学家来做的借口,实在是说不过去。从逻辑上讲,英语教师的能力应当反映在汉译英,而不是相反。从高校应当为国家需要出力来讲,英语教师应当转型了,是时候把精力放在汉译英了。一来这才是展示英语水平的正确途径(英译汉更多是证明译者的中文水平),二来与国家走出去战略吻合,高校应当为国家需要做贡献。否则是浪费。我们欣喜地看到,多所大学已经行动起来,北外大、北师大、苏州大学、南师大、浙师大等高校设立了中国文学/文化海外传播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Global Dynamic Database Resource on Chinese

Culture) 已建成3个,可在线使用(“新中国出版外文图书目录数据库”“中国主题外文出版物目录数据库”“国外中国主题出版机构数据库”)。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 Baker, Mona. 2011.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M].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nd edition).
- Clark, Cyril Drummond Le Gros. 1931. *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Su Tung-P'o* [M].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 Cleary, Thomas. 1992. *The Essential Confucius: the Heart of Confucius' Teachings in Authentic I Ching Order: a Compendium of Ethical Wisdom* [M]. translated and presented by Thomas Cleary. San Francisco: Harper San Francisco.
- Cohen, J. M. 1962. *English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ions* [M].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 Connolly, Cyril. 1965. *The Modern Movement: 100 Key Books From England, France, and America, 1880-1950* [M]. London: published jointly by André Deutsch Ltd. and Hamish Hamilton Ltd. ,
- Dent-Young, John and Alex Dent-Young. 2014. *The broken seals*, Part one of *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Dzien Tsoong-su (钱锺书). 1932. A Book Note [J] // 清华周刊 36(11): 77-78.
- Dryden, John. 1992. On Translation [G] //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edited by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31.
- French, Howard W. 2005. A Novel, by Someone, Takes China by Storm [G]. *The New York Times*. Nov. 3.
- Hawkes, David. 1966. Obituary of Dr. Arthur Waley [G] // *Asian Major*. N. S., XII, 143-147.
- Hawkes, David. 1987. Spring Scene [G] // *A Little Prime of Tu Fu*,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rson, W. & R. Kraus. 1989. China's Writers, the Nobel Prize,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Literature [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No. 21. 143-160.
- Lawn, Beverly. 1991. *Literature: 150 Masterpieces of Fiction, Poetry, and Drama*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Leo, L. O. 1985.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A Review Article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3): 561-567.
- McDougall, Bonnie S. 2011. *Translation Zone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 [M]. Amherst, New York: Cambria Press.
- McDougall, Bonnie S. 1991.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5(1): 37-67.
- Newmark, Peter. 2001.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Penguin Group. 2001. *Penguin Modern Classics: The Complete List* [M]. London: Penguin.
- Rexroth, Kenneth. 1965.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 Schulte, Rainer & John Biguenet. 1992.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ley, Arthur. 1919/1941. Blaming Sons [An Apology for His Own Drunkenness] [G] //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illustrated by Cyrus Leroy Baldridg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Memxli.
- Wolfe, Humbert. 1927. Preface to *Poems From the Chinese* (by Arthur Waley) [M]. London: Ernest Benn Ltd.
- 安波舜. 2010. 解密《狼图腾》版权输出神话 [G] // 陈燕. 中国图书“走出去”成功案例选. 北京: 外文出版社.
- 陈惠. 2012. 阿瑟·韦利翻译研究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陈香. 2011.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 110 种即将出齐 [N]. 中华读书报, 2011-3-23.
- 程章灿. 2007. 东方古典与西方经典——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经典化 [J]. 中国比较文学(1): 31-45.
- 崔永禄. 2001. 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付浩. 2001. 译诗杂谈 [J]. 世界文学(2): 306-310.
- 傅惠生. 2012. 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英译文语言研究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3): 23-29.
- 顾彬 (Wolfgang Kubin). 2009. 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 [J]. 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 69-76.
- 哈金. 2011. 小说是什么 [N]. 文学报, 2016-2-25.
- 衡孝军等. 2011. 对外宣传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市外宣用语现状调查与规范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 胡军. 2011. 《人民文学》杂志推出英文版试刊号——让文化交流旅途多一盏文学之灯 [N]. 文艺报, 2011-12-9.
- 胡志挥. 2003. 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 ——为我国对外英语编译水平一辩 [N]. 中华读书报, 2003-1-29.
- 黄立波. 2011. 译出还是译入: 翻译方向探究——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考察 [J]. 外语教学(2): 96-101.
- 李雯洁. 2012. 欲做汉学家 先娶中国妻? [N]. 羊城晚报, 2012-11-18.
- 李菁莹. 2013. 中国大学最爱本科专业排行发布 英语成国内本科院校开设最多的专业 [N]. 中国青年报, 2013-9-15.
- 李朝全. 2007. 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成就概述 [N]. 文艺报, 2007-11-6.
- 李子木. 2012.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49—2009)》发布: 人才匮乏成制约文化走出去瓶颈 [N].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2-12-14.
- 郦青. 2009. 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廖旭和. 1987. 三十多年来向国外介绍近四百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J]. 文艺理论与批评(1): 48.

- 林以亮(宋淇). 1984. 翻译的理论与实践[G]//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琳达·翟文(Linda Jaivin). 1984. 评《熊猫丛书》中的《七位当代中国女作家作品选》[J]. 编译参考(1): 17-18.
- 刘海颖. 2014. 出版“走出去”深挖汉学家[N]. 中国出版传媒商, 2014-3-21.
- 刘文嘉. 2014. “北极光”奖获得者许渊冲: 翻译改变世界[N]. 光明日报, 2014-8-4.
- 刘朝晖. 2014. 评《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可接受性——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生的抽样调查为例[J]. 中国翻译(1): 82-87.
- 鲁文恭. 2014. 典籍外译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N]. 中国文化报, 2014-11-13.
- 吕叔湘. 1980. 中诗英译比录[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马士奎. 2007.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1966—1976)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马士奎. 2012. 从母语译入外语: 国外非母语翻译实践和理论考察[J]. 上海翻译(3): 20-25.
- 潘文国. 2004. 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 中国翻译(2): 40-43.
- 钱念孙. 1989. 从《离婚》的英译本看文化冲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3,4): 85-90.
- 覃江华、刘军平. 2012. 杜博妮的翻译人生与翻译思想——兼论西方当代中国文学的译者和读者[J]. 东方翻译(2): 49-58.
- 裘克安(译). 1984. 关于翻译工作者和翻译作品的法律保护以及改善翻译工作者地位的实际方法的建议书[J]. 中国翻译(6): 41-43.
- 施晨露. 2015. 寻找中文作品走出去的“接生婆”[N]. 解放日报, 2015-7-13.
- 孙玉. 2011. 外语出版物编辑散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温秀颖. 2012. 翻译目的与登译《水浒传》语言文化知识误译[J]. 中国翻译(5): 67-72.
- 汪榕培. 译可译 非常译——英汉对照《水浒传》出版[N]. 中华读书报, 2011-3-9.
- 王承时. 1985. 翻译工作者宪章[J]. 中国翻译(6): 41-43.
- 王建开. 2013. 葛浩文英译实践和经验对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启示[G]// 王宏. 翻译研究新思路——2012年全国翻译高层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 王建开 a. 2014. 走出去战略与出版意图的契合: 以英译作品的当代转向为例[J]. 上海翻译(4): 1-7.
- 王建开 b. 2014. 经典与当代的融合: 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通俗形态[J]. 当代外语研究(10): 49-54.
- 王丽耘. 2012. “石头”激起的涟漪究竟有多大?——细论《红楼梦》霍译本的西方传播[J]. 红楼梦学刊(4): 199-220.
- 吴国珍今译、英译及英注、严修鸿、骆世平中英文校阅. 2012. 《论语》最新英文全译全注本[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 吴钧陶. 1991. 编辑谈译诗兼谈杜甫诗英译及其他[J]. 中国翻译(2): 6-10.
- 吴世昌. 1932. 苏东坡集选译. 新月(4): 7-12.
- 吴伏生. 2012. 汉诗英译研究: 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 谢天振. 2014. 隐身与现身: 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谢天振. 2014. 中国文学走出去: 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1): 1-10.
- 徐慎贵. 2005. 中国文学出版社熊猫丛书简况[J]. 青山在(外文局民间刊物)(4): 19-21.
- 徐慎贵. 2007. 《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J]. 对外大传播(8): 46-49.
- 许渊冲. 1992. 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余学勇. 2010. 从奥运“福娃”浅谈译者之文化伦理[J]. 哈尔滨学院学报(11): 117-120.
- 张保红. 2012. 庞德英译《长干行》的多维艺术综合[J]. 外语研究(5): 77-81.
- 张健. 2013. 外宣翻译导论[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 张健、姚建彬. 2012. 关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的进展情况[G]// 张西平. 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2卷). 郑州: 大象出版社.
- 钟玲. 2003. 美国诗与中国梦: 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钟玲. 2010. 中国诗歌英译文如何在美国成为本土化传统: 以简·何丝费尔吸纳杜甫译文为例[J]. 中国比较文学(2): 41-52.
- 朱振武. 2014. 借帆出海: 也说葛浩文的“误译”[J]. 外国语文(6): 110-115.

收稿日期: 2015-03-15

作者简介: 王建开, 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 肖 谊